

牌坊与鸟居映射下的中日传统建筑比较研究

陈月如,李轶南

东南大学,南京 211189

摘要:从牌坊和鸟居这两种具体的建筑类型入手,旨在探讨中日建筑的同源性和差异性,并试图寻找中日传统建筑异同的根本原因,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性,以及不同文化背景对传统建筑设计思想和建筑形式的重要影响。主要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首先探究牌坊和鸟居建筑的渊源,了解两种建筑的同源性,其次从中日两国不同的民族性格、文化特征、美学思想入手,探讨中日两国审美特征的差异性,在了解其他国家文化的同时重新认识并构筑本国文化。日本的许多文化曾以中国文化为原型,在吸收融合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观形式和审美特征,“侘寂”、“物哀”、“幽玄”等美学思想深深扎根于日本民族的审美活动之中,又对日本的器具、建筑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儒家精神及道家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造物设计的方方面面。通过对比研究人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中日审美特征的异同,而作为当代设计师,人们应当取长补短,在传统建筑中重新探索设计灵感并综合利用各种因素来创新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设计作品。

关键词:牌坊;鸟居;传统建筑;设计比较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20)01-0098-05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20.01.01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Japanese Architecture Reflected by Memorial Arch and Torii

CHEN Yueru, LI Yinan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two specific architectural types like memorial arch and torii,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homolog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architectures and try to find out the root cause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s, thus helping people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on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design ideas and architectural forms. Mainly through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study, first of all, the origin of memorial arch and torii architecture was explored, and the homology of the two architectures was understood. Secondly, the differences of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ere discussed starting from the different national character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esthetic thoughts of the two countries, so as to re-understand and construct their own culture while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es of other countries. Many Japanese cultures took Chinese culture as their prototype and formed their own unique appearance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fter absorption and integration. Aesthetic ideas such as “silence”, “mourning for things” and “mystery” were deeply rooted in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 of the Japanese nation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Japanese utensils and building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fucian spirit and Taoist spiri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had also deeply influenced all aspects of Chinese creation design.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people can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s contemporary designers, people sh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s strong points to make up for deficiencies, re-explore design inspiration

收稿日期:2019-11-26

作者简介:陈月如(1995—),女,内蒙古人,东南大学硕士生,主攻设计学。

通信作者:李轶南(1973—),女,湖北人,博士,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学、艺术学理论。

in traditional buildings and comprehensively utilize various factors to innovate and develop design works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emorial arch; torii;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design comparison

牌坊与鸟居是以门为标志的两种传统建筑类型,在中日两国均有悠久历史和广泛遗留。在《说文解字》中,门的释义为“外可闻于内,内可闻于外”,由此可见,“门”是一个界定空间的区域,亦可看作一种标识,一个通道。

在中国,古人称牌坊为绰楔,民间又称牌楼,辞海中将牌坊解释为“一种纪念性的门洞建筑”^[1],简单直接地道出了牌坊的原始形态,即于两根立柱之上搁置横木的形式,与甲骨文中的“门”字不谋而合。在之后的发展中,牌坊结构由简单到复杂,形式也开始丰富多样,牌坊的建筑材料和装饰花纹、手法都日渐多样,人们以不同数量的结构组件组合成更加新颖的牌坊形式,不断更新着牌坊的样式,最终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牌坊建筑,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人文景观。

而日本的鸟居最早是祭神地域的标志,颇具代表性与象征性,虽然形式简朴,却是一种有效的获得空间的表象方法。日本现存最早的鸟居是位于嵯峨野的,有“日本第一鸟居”之称的野宫神社的黑木鸟居,它是第一座原木建鸟居,建筑保留树皮,建筑材料选取稀有的柞木建造,柞木在日本地位很高,被称为“真木”,有自然与真实的含义。日本鸟居在长久的发展历程中一直保持着自然朴素的式样,主要有明神系与神明系两种形制,结构一般由立柱、笠木和岛木、贯三部分组成,鸟居的构成首先需要有两根木柱左右相立形成空间,之后在两柱上方搁置一根笠木,笠木和立柱间由横梁栓连接到一起,最后将贯插入到两根柱的中间,由此便形成了一个门式的象征性空间,明神系鸟居增加了额束和台石部件,起到记录和固定的作用,日本鸟居式样见图1。

一、牌坊与鸟居的渊源

关于牌坊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衡门这一概念,《诗经》提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考察衡门的出现时间,发现衡门最早已经在春秋中叶出现,在《汉书·玄成传》中有“衡门,置一木于门上”^[2],已经介绍了衡门的基本形态,便是将一根横木搁置在左右的两根立柱上,形成门的基本形态,这就已经形成了牌坊与鸟居的原始雏形。后世学者经过研究得出“牌楼之发达,自木造之衡门,乌头门演绎进化”;还有

书籍论述“牌坊起源于汉代坊墙上的坊门,门上榜书坊名以为标记”,论述了牌坊与坊门的关系;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提到:“牌坊为明、清两代特有之装饰建筑,盖自汉代之阙。”梳理牌坊的发展历程,人们可以发现,牌坊经过衡门-坊门-乌头门的发展,成熟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明代以后牌坊的主要功能以纪念性和表彰性为主。

关于鸟居之由来,亦有多种说法,日本最早的百科全书《倭名类聚抄》中有云:“按木冒,门枢横木,可以栖鸡,门户俱载训度贺美,又鼠走是也,无屋之门,则可谓之鸟居……盖神祠衡门横木可以栖鸡,故谓鸟居,后转以为门名也”^[3]。此地又提到衡门,似与中国的牌坊同出一处;还有谓中国曾有一人名丁令威,此人学仙修道后化为鹤,止于城门之华表柱上,故以华表名为鸟居。但立石定准的《匠家必用纪》中说:“华表非鸟居,列仙传中有其图”^[4]。否认了鸟居起源于华表的说法,从外观上看,华表为一根独立的柱子,而鸟居为门形,确实存有差异。除此之外关于鸟居的起源还包括古印度塔门说,朝鲜红箭门说,泰国高门说等,以上说法大多从鸟居的外形入手考察与鸟居类似的同源建筑。而在日本本土还存在有文字记载的关于鸟居的神话故事,从另一面体现了鸟居的宗教功能,即作为神域的入口,划分与俗世的界限,傲然伫立在日本众多神社的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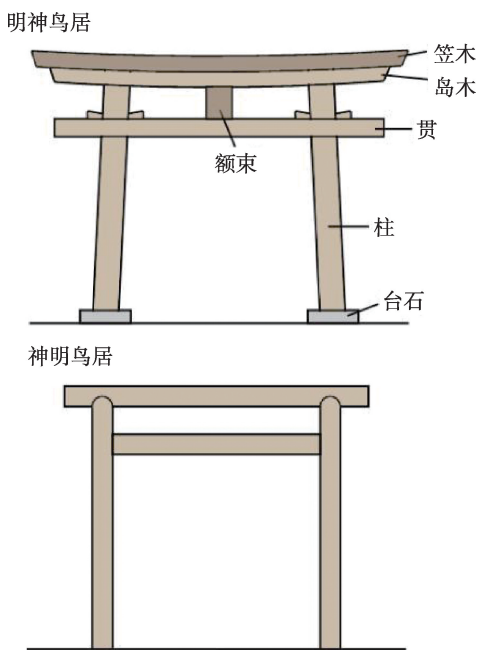


图1 日本鸟居式样

古代日本人信仰太阳神以及以树木为主的自然神,最早的祭祀场所虽没有像样的神殿建筑,但已经有象征性的建筑意味。后来吸收中国牌坊形式,简化而新建成鸟居,成为日本古代原初的神社起源的重要标识之一^[4]。虽然牌坊和鸟居的起源说法众多,但追根溯源都是在门型建筑影响下产生的,是具有界定空间功能的建筑物,且都可追溯到与衡门相似的原始“门”形,由此可见这两种建筑物之间的紧密联系。

二、牌坊与鸟居的发展

首先从形式上看,牌坊和鸟居都起源于柱上架梁的衡门,因此其结构具有相似性,人们知道,中国牌坊的外观大致由衡门发展出三种主要形制,一是坊门与华表相结合形成的冲天式牌坊;二是坊门与阙结合形成的屋宇式牌楼,而屋宇式牌楼气势雄伟、装饰华丽,更能满足贵族的要求;三是将坊门、华表和阙结合而形成的样式独特的牌坊。总的来看,牌坊的发展虽由两柱单间到多柱多间再到多楼多柱多间,已经形成了复杂的结构体系,但无论外观多么复杂,简化到最初形态,仍然是两立柱架横木的门。

鸟居不同于中国的牌坊,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虽然根据地区的不同略有差异,但总体来看还是保持着单一的样式。人们现在看到的鸟居大多是通体红色,施以朱漆的木质建筑,其实最早的鸟居均是由原木制成,并保留原色,且不剥树皮,保留了建筑材料的自然特性。在《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古籍上均有记载的岛根县出云大社,见图2,其鸟居的笼木和柱都选用不剥皮的圆形原木,柱与柱间隔11 m,之间的横木呈角形,两端置于柱外,展现了鸟居建筑的自然质素之美。

三、牌坊与鸟居建筑映射出的中日审美特征

中国人向来看重“和”,追求的是和谐共生,天人感应,将自然之美比于德,便诞生了特有的生态智慧与美的享受。反观日本民族,则尽显谨慎、细腻、阴柔的美,

如果把西方比作太阳的话,日本就像反射了太阳的光线后才会发光的月亮,是附属与衍生的空间^[9],因此日本的美更是一种阴性、隐藏、安静的美,这些美的感受往往都需要被不经意地创造出来。日本美学意识提倡侘寂、物哀、幽玄,侘寂指朴素而安静的事物;物哀则显示出日本人对世间万物的感叹;幽玄更是体现了一种朦胧、晦涩、阴暗的气氛。而这些美学意识深藏在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又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 牌坊建筑:传统礼仪观念下的产物

在古代,牌坊的建造多与人伦教化密切相关,多设置在街首巷口作标识和旌表之用(中国牌坊见图3);还有一些立于宫观寺庙门前作山门,起到装饰或标识的作用(山门见图4)。在南方,牌坊常属祠堂的附属建筑,主要用于彰显祖宗先人的丰功伟绩和高尚美德,也兼有祭祖的功能。随着牌坊形制的成熟,其功能越来越多,在日常生活中的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牌坊的内涵涉及社会政治制度、道德理念、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民间风俗等多个方面,是巩固封建统治,强化传统礼数的重要工具,同时也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礼仪观念下的产物。

相比日本民族谨慎、细腻的特点,中国人的审美更体现出积极的态度。无论是蓬勃向上的艺术特征或是沉郁的艺术内涵都是中国人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所有选择都体现出一种良好的控制力。中国建筑或是宏大雄伟,如明清故宫、万里长城;或是精巧玲珑,如江南庭院、苏州园林、扬州园林等。大则有气势磅礴之美;小则精致幽美,景色宜人,极目远眺,别有洞天。一大一小,一阳一阴,尽显了中国传统美学智慧的独特性。中国文化始终是在合与分的辩证关系中追求一种平衡,天地最初混沌一体、卓然独化,继而阴阳分立,人与万物开始产生,这意味着原始的和谐状态被颠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种对原初的向往和怀念,世界的分化与根深蒂固的寻根情怀互为表里,就在这种持续的矛盾中,文化在演进,美获得提纯^[6],在演进的过程中,中国



图2 日本岛根县出云大社的鸟居



图3 中国牌坊



图4 山门

出现了阴阳、虚实,以及对意境美的追求。中国传统美学亦开始受儒家、道家影响,儒家美学将自然万物与人格相连,自然之美比德,人格之美风骨,社会之美中和;道家美学则更自由淡泊,注重“无”、“妙”、“淡”、“柔”、“自然”、“生气”、“适性的状态”,这两种学派的观点都对中国的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美学同样注重自然,讲究天人合一。在儒家思想中,天人相合更注重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自然中的感性与社会中道德的理性相合,往往赋予事物更多的道德意义。人工建造的牌坊建筑,在追求自然美感的同时,将牌坊的功能和形式结合在一起,便有了道德教化的功能,古代封建道德约束人们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都与牌坊的象征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褒奖或纪念或约束,其实都是对封建道德教化的礼赞。由此看出,儒家的天人合一更加注重社会和谐的一面,从道德层面规范了建筑的教化作用。同样,提倡“自然无为”的道家也讲究自然的和谐之感,但此“合”则更加注重人的无为,《庄子·山木》道:“人与天,一也;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点明人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存在,希望人可以顺应自然,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牌坊作为一种具有深刻封建礼教涵义的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在当代,其建筑形式依然受到人们的欢迎,原因则在于牌坊良好的标志性与装饰性,其在发展的过程中讲究自身与周围环境的融合,将外在的表象与内在的情感交融,心物合一,最终创造出丰富的建筑空间与自然灵动的生态意境。

(二) 鸟居建筑:侘寂、物哀、幽玄与“间”的探寻

黑川雅之在论述日本人的审美意识时提出了八个关键词,即“微”、“并”、“气”、“间”、“秘”、“素”、“假”、“破”,代表了日本民族的审美之心,日本人对于环境、建筑、居室、器物的设计和制造无一不追求自然的感受,此种自然是将个体全身心投入自然,并感受自然的美的状态,他们承认自然中兴盛衰亡的各个部分,因此日本美学中诞生了侘寂、物哀、幽玄的概念。正如日本国花樱花一样,日本人欣赏樱花盛开的绚烂,也将樱花的凋落认为是另一种自然的美,这正是物哀的感受。同时建筑也有此种感受,墙体的剥落、材质的褪色都是自然兴衰的必然结果,欣赏建筑陈旧的过程就是一种美。

侘寂作为日本美学中的一个概念,在日语中侘与寂均有自己的内涵,侘有着安静、祥和之意,同时也代表着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而单独的寂表示一种真实的状态,即可以安然地接受时间的变化,一切老

去的状态,即使一切不再如初般光洁鲜亮,即使褪色暗淡,仍然是一种可接受的,更加震撼的美。侘与寂本是禅宗中的两个概念,侘寂一词很难用简单的语言去进行解释,因为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无常的境界,如要细追,则可理解为一种朴素又安静的事物或状态,表现出的是安静、朴直、节制、简素、幽暗、静谧、野趣等的氛围。日本的鸟居建筑亦是如此,简单安静地伫立在神社的殿前,守护着神域的入口,朴素的建筑营造出的是一个神秘的“间”,此“间”完全由柱子产生的气场聚合成,自身便属“阴”性,同时围绕在柱子、横木及其他建筑材料周围的“气”也赋予了这个场所自然的美感。

虽然鸟居的形式较为朴素,但日本人设计的简洁造型背后,体现的是对材质的追求,对素材的重视,否定的是刻意的设计制作,注重的是如何将人为的技术“无痕”地表现出来^[9],这便是“素”的审美意识,即单论造型,鸟居形式是简单的,但论其素材却并不贫瘠,单纯是一种高级的质感,像黑木鸟居(见图5)所用的柞木,便表现了真实的自然之感,而且抛开材料,鸟居简洁的形式同样引发人们对于神域的想象,想象着鸟居之后的景色,想象着神域的神秘之感,便又变成了“秘”的审美感受。

八个审美意识与日本美学思想其实是相通的,追求的本源都是自然的美,对于自然首先需要全身心地感受,并将自我融入到自然中,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日本人的感受力是极强的,他们始终将在乎他人的感受作为自己的生存标准,因此他们在所有微小的细节中创造出不同的间与气,创造一种看不见的状态,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到达“合”的状态,不刻意去做,而是顺势而为,使一切的器物、建筑、植物、动物都融入到自然之中。



图5 黑木鸟居

四、结语

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可以孕育出不同的造物文化,每一种事物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各个要素之间相互组合、影响,从而形成了新的事物,并不断地发展、流传。中国的牌坊和日本的鸟居建筑都是从传统的门式建筑发展而来,受自己国家民族性格、审美特性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形式,两者追求的都是人工建造下的自然之感,力求达到“天人和一”的境界,将建筑与自然相融合。日本提倡“间”的概念,重视侘寂之美;而与之类似,中国亦有意境的概念,中国人崇尚意境,讲求制器尚象,建筑则完美地承载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境美感和道德内涵。本文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了不同民族性格、文化背景下,民族建筑的同源性和差异性,中国地大物博,向来重视宏大,崇尚雄伟,日本则重视微小的美感,强调一期一会的他们对于任何事物都抱有一种十分珍惜的态度,而人们可以汲取他人所长,补自己之短板。

建筑是人们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重要载体,由于思维方式不同,不同民族的建筑会形成自己的审美特征,作为设计师要仔细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造物思想的差异性,汲取灵感并综合分析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得到可利用的积极因素,加入到创新设计之中,从而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创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有现代感的设计作品。

参考文献

- [1] 梁思成. 中国建筑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LIANG Sicheng.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Industry Press, 2005.
- [2] 乔云飞, 罗微. 牌坊建筑文化初探[J]. 四川文物, 2003(3): 68-73.
QIAO Yunfei, LUO Wei. Preliminary Study on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Memorial Arch [J].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2003(3): 68-73.
- [3] 赵熠玮, 周菲菲. 东亚民俗文化视野下的日本鸟居起源考[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7(5): 98-104.
ZHAO Yiwei, ZHOU Feifei. Origin of Japanese Tori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st Asian Folk Culture [J]. Japanese Learning and Research, 2017(5): 98-104.
- [4] 叶渭渠. 日本建筑[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YE Weiqu. Japanese Architecture [M].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2006.
- [5] 黑川雅之. 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8.
KUROKAWA M. Eight Japanese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M]. Beijing: CITIC Publishing Group, 2018.
- [6] 张江, 高建平. 中华美学精神[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ZHANG Jiang, GAO Jianping. Chinese Aesthetic Spirit [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8.